

乙丑
重編

飲冰室文集

冊
五

乙丑重編 飲冰室文集 卷五十六

第三集十

新會 梁啟超

從軍日記

當雲南首義之初。廣西之響應。久爲全國所期待。凡曾與陸幹卿將軍接者。共信其無變也。荏苒兩月。音響轉寂。於是漸或竊竊焉憂之。正月下旬。吾致幹卿一書。將三千言。爲反覆申大義。剖利害。吾與幹卿既未前識。且茲事苟非內斷諸心者。卽游說何由進。吾書不敢期於有效。盡道而已。二月十九日。吳柳隅介見一客。曰陳協五。祖虞

自言奉幹卿命相招。且曰。我朝至桂。夕發矣。其來至突兀。其事亦不中情理。初甚詫焉。同人且咸有戒心。謂將毋阱我。然吾察言觀色。覺其情真也。協五復爲言。有唐伯

珊紹慧者。陸之心腹也。三日後行。且至。更銜令竭誠致我。且通殷勤於馮將軍。翌日。同

人來會於靜安寺路之寓。謂吾行雖不容冒昧。然必以使往得其情。取進止。覺頓請行。孟曦副焉。約以二十五日丹波丸發。船票既購定矣。而唐伯珊以二十二日果至。述桂中經畫至纖悉。更無置疑之餘地。幹卿所爲必欲致我者。自謂不堪建設之任。

非得賢而共之。不輕發也。如所言。幹卿之器識。抑過人遠矣。吾遂不謀於衆。許以立行。然伯珊言。當俟彼行後十日許。我乃發上海。而與彼會於海防。且覺頓輩之行。亦須與彼偕。否則道中滋險也。而伯珊尙須如金陵謁馮華甫。以故並覺頓亦不得發。時滇軍方與賊相持於瀘渝間。狀至險艱。待桂之興。如旱望雲。伯珊往返金陵。逾一來復。此一來復之焦灼殊難爲懷也。初吾儕於此事祕之甚堅。與聞者六人而已。而協五伯珊之來。藉展轉介紹。其踪跡漸露於外。滬上一派之政客。或喜刺消息。而騰播之以夸衒其聲氣。吾之行止寢假。乃供多士談柄。日益爛漫。乃至時事新報之北京訪員。以專電見報。吾慮自此不復能行矣。

三月初一日。日本駐滬武官青木中將來謁。亦既有所聞。持以相質。吾告以實。遂乘勢託以代籌途旅。蓋逆料此行之艱阻。不能免也。青木慨然自任。而使其屬官松井耆負其責。翌日松井報命。言既與東京香港往復商定。屬乘初四日由上海展輪之。橫濱丸至香港。更乘妙義山丸入越南之海防。議既定。而伯珊亦至自金陵。遂偕行。此議初發生。最費躊躇者。則告南海先生與否也。原無取隱乎南海。然南海以不能

守秘密著聞。吾此行在途二十日。生命常在人掌握中。未當以爲戲也。顧兩月來。南海以吾凡百專擅。蓄怒既久。今此大舉而不以告。他日責備。何以堪者。實則吾之專擅。良非得已。若事事稟承南海。靡特吾精神上常感不斷之苦痛。抑凡今之與我共事者。皆將舍我去矣。難言之隱。莫此爲甚。雖然。吾終不欲更開罪於長者。故瀕行。遂決告之。吾在滬本蟄居不出一步。仍使覺頓往謁將意。南海深嘉許。固在意中。然有意外者。則正色大聲疾呼。以主張其平昔之復辟論也。且謂吾輩若不相從。後此恐成敵國。其言甚長。而厲覺頓咋舌唯唯而已。此等不祥之言。本無價值。然正恐有利用之者。勞他日一番收拾也。頗思在舟中作一長書相忠告。其夜君勉至。遂與極陳利害。託其代諍。君勉深然吾言。然亦自審不能匡救也。吾已就睡。君勉始至。劇談殆至達旦。時三月三日也。南海繡喜不挾僕衛行。則大詫而深憂之。

三月四日午前十時。乘日本郵船會社之橫濱丸發上海。從者湯覺頓黃瀚初黃孟曦藍志先吳柳隅並吾與唐伯珊都七人。自茲以往。晝伏夜動。作客子畏人之態者。垂兩旬。大類劇場中之過昭關。且演之。再四滋可笑也。生平酷嗜海行。今蟄伏艙之

最下層在鍋爐旁。拓一室。飲食寢處。其間溽悶。至不可耐。每深夜。羣動盡息。竊躡舷欄。一晌憑眺。謂此樂萬鍾不易。因悟天下之至樂。但當於至苦中求之耳。舟居既多暇。遂撰重要文告數種備用。先是既爲廣西草電兩通。一致袁氏勸退職之。最後通牒一通。電各省申討。至是復爲草致廣東龍張二氏之最後通牒。及檄告廣東軍民。檄告在粵雲南軍士二篇。瀕行之夕。唐冀賡書至。極言選舉元首設立臨時政府之急務。因思兩廣既下。茲事信不容再緩。乃覃思其條理。以謂黃陂繼任。乃約法上當然之程序。但依法宣言一次已足。無須選舉。選舉乃反非法也。國務院在法律上無從發生。在事實上倉猝發生。必招惡果。今方當以綜核名實救袁氏之敝。若最初卽建一指鹿爲馬之責任內閣。其所以異於袁者幾何。故擬在軍政時代設一軍務院。厲行開明專制。磊磊落落。名實相符。院置撫軍無定員。以合議制裁決軍國重事。其撫軍卽以現在首義掌兵之人充之。而主互選一人爲撫軍長。竊以此爲今日臨時政府最善之制。與同行諸員往復討論。僉所贊許。乃草擬關於元首繼承軍務院組織之宣言書五通。公電四通。軍務院組織條例附焉。以其間暇讀書。讀吉田靜致所

著現代與道德終卷。其學說宗倭鏗。殊有精闢語。讀通俗世界全史第六編盡半部。其書以吉朋之羅馬衰亡史爲藍本。用演義體。至可喜。中間又爲日本人所勦。作書十數幅。此橫濱丸中海行數日之功課也。

七日。舟抵香港。同行諸人皆登陸。惟吾獨留。蓋所轉乘之妙義山丸尙未至。須待數日也。老父方在港。恐貽驚憂。不敢往朝。初以爲抵港後。吾據有全舟。恣所遊適。而桎拘乃返逾曩。四日間竟不敢登舷一步。蓋香港政府似已微謫吾蹤跡者。謂舟中不已。而覺頓伯珊同投一逆旅。裝甫卸。警吏數輩至。傾筐篋事搜索。且曰。同行三人。其一安在。時覺頓篋中片紙隻字。纖悉檢舉。而機要文牘在伯珊小革囊中者。獨漏網亦天幸矣。在滬時聞旅行越南之護照甚易得。但費數金耳。故不復厝意。至港乃聞新例至苛。須本人親到法領事館驗照相。且印手模。雖日本人亦然。此例於初三日始厲行。吾離滬前一日也。其是否專以基我。蓋未可知。然吾得護照之望則既絕。吾力主直越省城。衝梧州。蓋袁黨必不料我敢於出此。似險實穩也。使溯初走商同人。溯初既持不可。而覺頓反對尤烈。餘子和之。議遂輟。七八兩日。中日本駐粵武官駐

港領事郵船會社三井洋行兩支店長皆來謁備極殷勤港中黨人領袖林隱箐

虎

亦至然百方求護照終不可得
八日譚典虞自省來謁吾復與商入梧之策典虞奔走一日布置就緒而覺頓持之甚堅謂安能以我爲孤注彼有死不承議復寢於是只能貿貿然仍適海防作偷度之計矣多人則偷度更無所施乃議分道覺頓與伯珊於初九日入梧州此原議也志先柳隅亦於數日復入梧州則典虞所爲我布置者彼兩人履之孟曦則依嚴重繁複之程序取護照以躡我於海防我獨與溯初偕作鼠態也發滬時服華服篋中春衣亦數襲且備衾褥至是悉屏去服西服冒稱日本人行行李一小革囊耳十一日港中黨人領袖李印泉

根源

楊暢卿

泰永

等四人來訪譚極暢且極沆瀣蓋此次各派皆

經淘汰去莠留良其良者皆飽受數年來苦痛之教訓客氣悉除誤解一掃人人各自懺悔其前此之所爲溫和派有然激烈派亦有然此佳朕也

偷度之舉今全託諸日本人矣而日人所規畫信復纖悉周備數口岸十數人通力合作全神營注所以將護者惟力是視蓋受之於彼政府也所乘之妙義山丸以十

二日正午發香港。蓋三井洋行之運煤船也。三井支店長林氏以小輪由橫濱丸伴渡彼舟。登舟卽展輪。一刻不淹。船以運煤爲職。儉陋狼籍。可想而知。彼蓋臨時爲我別治一室。一切器用悉新置。飲饌亦腴。艙面特加糞除洗滌。黝光可鑑。三日夜。恣我徜徉呼吸。海氣橫濱。丸爲縟麗之地。獄此其樸。僊之天堂矣。舟中日與溯初獨對。譚讌至樂。因念幹卿此次殷殷相招。期我以粵中善後。初時同人殊不願我。以此自承。謂終不能行其志。徒敗名耳。雖然。中國之政治以省爲單位也。久矣。今後此種積重之勢。且有加無已。吾儕自審能否謝事不任。如其不能宜審所擇。欲行其志。恐地方實較中央優也。此當視所以與幹卿相處者何如。若其耦俱無猜。固當任之。卽恭敬桑梓亦宜爾也。溯初深以爲然。舟中草敬告國人一篇。讀民友社出版之近代文學。稻毛詛風著之現代思潮與教育終卷。

舟宜以十四午達彼岸。阻霧半日。十五晨至焉。彼岸曰洪厓。產煤地也。距防里程未詢悉。小輪船程則五小時也。海防有日商曰橫山者。駐港日領事以政府之命。命彼於十四日赴洪厓。候妙義山丸入港。受指揮。橫山如期至。十五晨船長告以故。彼一

謁我。卽折歸海防部署。當船將入港時。船長卽豫幽我二人於艙底之一室。煤爲四壁。以煙養肺。吾蟄其間。凡十四小時。畏人見也。其夜三時。橫山以游船來。且挾其夫人及夫人之女伴與俱。時風雨淒厲。天黑如磐。游船艤吾舟一里外。吾儕出煤室。隨船長顛顛趨陸。別以小筏渡。赴游船。蓋竟夜不就枕。顧事後聞船長宗像氏乃互三夜不敢交睫也。吾與溯初和衣假寐。至翌晨。橫山來。余起。張目推篷。喜欲起舞。境之幽奇。蓋我所未見也。距洪厓市十里許。石島碁布海中。千數皆壁立絕躋。攀而細樹。雜花蒙籠其上。似筍者似几者。似鼓者似蓋者。似編磬者似榻。似枕者似曲屏。風者似盂者似漏壺者。似蛇蟠者似鷺立者。似騎士者似垂冕旒者。似僧入定者。殊態詭狀。不可殫紀。童時沂江。見小孤山。至今歎奇絕。今小孤千百燿我心目。安得不狂舞。溯初咄吾旁曰。是未足敵我雁宕也。無極峭聳之峯。吾曰。天下事豈不付諸機緣。我生能否至雁宕。殊不敢知。覲此旣歎天之厚我矣。於是吾舟穿點羣島間者。凡六七小時。正值煙雨迷空。益縹緲動出塵想。吾欲求古人詩名狀之。不可得。惟魏武短歌行。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水。何澹澹。山島聳峙。一章氣象。庶幾髣髴中間。亦舍舟探。

一洞溯初殊平視之我之儉眼惟讚仰而已又駕小筏觀打魚魚大小垂三十尾以百二十小錢易之念此間人生計之穀薄一爲憮然午後四時舟乃向海防自念吾今日所趨何事所履何塗乃竟有此半日與此冲夷閑曠之境相會信乎天之厚我也

橫山豈導我清遊導我偷度耳蓋力避關吏譏察紆其塗延其晷入夜八時悄然達海防矣海防有僑商張南生者雲南特派員也忠純而密察以人招之至商今後進取之路而以法人受袁之托譏禁甚嚴無所爲計且爲言袁政府昨方有電至專指目我勸速發勿淹然吾與伯珊約待彼相迓彼最速亦七日後乃能至也於是橫山乃更謀匿余於其牧場越南政府前此頗能中立不左右袒最近態度乃一變袁之魔術乃如將斂之彗餘芒猶熠熠也綜所歷地尙以上海爲最自由若海防者雖接境滇桂而消息一無所通可慨也是夜卽宿橫山家家殊湫隘僅一榻彼夫婦所御者讓我與溯初作大被同眠此安能適者更和衣相對一夕而已時十六日也夜分南生以唐冀賡三書至促吾往甚急也

吾欲遂入鎮南關。逆伯珊於前途。溯初力阻勿蹈險。翌十七晨。卒與橫山赴其牧場。曰帽溪者。汽車行二時許。適野之樂可想也。牧場與礦區相屬。地數十里。皆橫山所有。役工徒至七百餘人。橫山十年前予身至此。不名一錢。今如中世小侯。擁采地矣。有教育之國民。而能以力自拓其命運。可敬羨也。吾既當隱此間。一來復。以待桂使。念光陰蹉跎可惜。乃遣溯初先赴雲南。蓋雲南望我既久。吾既不能往。宜亟以人慰勞之。且待商之事亦至多也。溯初挾日人陳護照。稱新聞記者。下午三時。復與橫山返海防。今夕行矣。於是同行七人。今惟吾子身在萬山中。一小行篋裏十數卷書相伴耳。

自離滬迄今未半月。所歷殊變幻複蹟。可演小小一部冒險小說也。就中所最感歎者。則日本人之懇切而緻密。各種各色人咸動於其政府。默示指揮之下。如身使臂。臂使指。條理井然。而樂於趨功。無倦容。無強態。雖一事也可以喻大。如此之國民。安往而不優勝者。彼今固無所爲。而爲之至竟有所爲耶。無所爲耶。念此抑滋慄也。吾既堅踐溯初之約。誓枯坐六七日。待伯珊矣。此間距鎮南關。僅汽車程二小時。將

以小舟適諒山再偷度。不復經海防與河內。袁譟縱密。當無如我何也。此六七日不可負。欲利用之。著國民淺訓一書。成否抑未敢知。

三月十七日記於越南帽溪山莊

與報館記者談話一

五年八月十日

記者曰。自項城逝世。時局銳變。國人所屬望於先生者甚重。先生因守禮少接外事。未免令國人缺望。予曰。鄙人不幸。慘遭大故。在喪期百日中。值國運變遷。絕續之交。不能多所效力。誠屬遺憾。記者曰。太公之喪。似已逾百日。先生身繫國家安危。當此危急之秋。似不宜太拘古禮。予慘然應之曰。遭喪七十七日後始聞喪。既不能親湯藥。視含斂。罪孽已不可贖。若區區百日哀情。猶不自盡。實不可以爲人。此時若出而與社會交際。則公衆議會等。斷不能免。良心實所不安。禮教雖不尙虛文。然情必於禮焉寄。近年以來。奪情殆成社會通例。似非所以導民德於歸厚。硜硜之節。不敢不勉也。記者曰。願聞百日後先生出處。予曰。粵局稍定。卽當回籍奉櫬營葬。若粵仍暫未得歸。或一游各省及京師。亦未可定。記者曰。今日時事萬艱。先生似不能置身政

局以外。予曰。鄙人之政治生涯。已二十年。驟然完全脫離。原屬不可能之事。但立憲國之政治事業。原不限於政府當局。在野之政治家。亦萬不可少。對於政府之施政。或爲相當之應援補助。或爲相當之監督匡救。此在野政治家之責任也。鄙人嘗持人才經濟之說。謂凡人欲自效於國或社會。最宜用其所長。鄙人自問。若在言論界補助政府匡救政府。似尙有一日之長。較諸出任政局。或尤有益也。又國中大多數人民。政治智識之缺乏。政治能力之薄弱。實無庸爲諱。非亟從社會教育上痛下工夫。則憲政基礎。終無由確立。此着雖似迂遠。然孟子所謂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爲不蓄。終身不得。鄙人數年來。受政界空氣之刺激愈深。感此着之必要。亦愈切。亡友湯覺頓。屢屢勸擺棄百事。專從事於此。久不能如其教。心甚愧之。此次湯君同行。間關入廣西。在南寧分袂時。痛譚徹夜。湯君力言軍事稍平。決當獻身社會教育。別後數日。湯君遂殉國於海珠。亡友遺言。安可久負。頃方有所經畫。若能緝熙光明。斯孔子所謂是亦爲政也。

記者曰。副總統問題。內閣問題。爲現時全國所最注目。先生意見何如。予曰。此屬國

會權限。原不敢妄參末議。必欲徵鄙人之個人私見。則現在各報盛傳舉段芝泉爲副總統之說。以段之德望。鄙人深認爲合宜。惟段爲現在時局極有關係之一人。一旦離去劇職。於時局有無影響。最當熟審。段若見推副總統。則問題之要點。在副總統能否兼任國務員。此事法律上雖無限制明文。然事實上與責任內閣之精神不甚相容。鄙見認爲不可。既如是。則新推之副總統。當然不宜復列閣員。總理孰適且勿論。惟陸軍總長一席。據現在時勢之要求。段公似不容脫卸。若認副總統爲非段公莫屬。則新內閣陸軍一席。得與段公德望地位略相等之人任之。而其人願意擔任與否。又不可必。鄙意若段公仍肯當此難局。則最希望國會將現內閣閣員全部同意。俾正式政府迅速成立鞏固。蓋改組內閣。不免遷延時日。若稍有波折。而影響將不可測。今時局當千鈞一髮之時。最宜慎重。現閣員中新進有爲之人物。什居七八。與老成持重之段總理相提挈。實國家前途之慶事。深望其早經同意。爲完全合法之內閣。庶一切政務之進行益有力也。

記者曰。默察政局現象。似新舊兩種勢力之間。常有暗潮。識者或引爲大憂。先生謂

何如。予答曰。前途雖未敢絕對的樂觀。然如一般之悲觀論。實未免神經過敏之誚。蓋數年來政局經數度之翻覆。我國人實領得一種最良而最切之教訓。此教訓維何。曰。凡政治之作用。當許容異種之勢力。同時並存。且使各得相當合法之發展機會。此不磨之原則也。苟強違反此原則。一種勢力伸張過度。而使異己之勢力感壓迫而起恐慌。甚或濫用勢力以圖鑿滅異己之勢力。則其結果必反動而招自滅。此種教訓。當同盟會全盛時代一領得之。當袁世凱全盛時代再領得之。現在國中凡與政治有關係之人。皆飽受此種教訓。而悟得一原則。若能各方面常常提醒。制其血氣之勇。則政治之進入軌道。當不難也。

記者曰。此次國會前途有無波折。答曰。以吾所聞。各方面情況。當無甚波折。蓋瑩瑩數大問題。皆可由院外協議而定。自能力避議場之紛擾也。惟鄙意議員資格問題。似不宜提起。一提起則爭論必多。或緣此不足法定人數。則局勢不可收拾矣。又國會少數服從多數之習慣。最宜養成。若少數者之意見不能通過。遂相率退出議場。以破法定人數。此最是惡習。若此等現象頻見。則合議政治永無健全發達之望矣。

前次國會兩黨各占一院之多數。而其少數黨各以此互相牽掣。實爲憲政開幕之污點。今次既無黨派之存在者。惡現象當不至再見也。記者曰。現在議員紛紛變作官吏。更閱一二月。恐京外高等官界革命之結果。且影響於國會之法定人數矣。予曰。議員自己有抱負。欲作國務員以行其志。此本政治家常軌。更無可議。國人但當觀其後效何如。不可事前漫加責備。若乃營營逐逐。日圖高官美差者。誠放棄天職。負國民之委託。瀆國會之神聖。輿論界固當予以相當之裁制也。

與報館記者談話二

五年八月十六日

是日記者諸君復以國是詢予。予曰。今欲與諸君廣續談國會之事。余以爲今茲國會議員。當常提醒十二分之自覺心。兢兢業業以臨於議場。蓋此次國會之有成績與否。不獨爲本屆國會生命所攸繫。殆卽憲法將來生命所攸繫。更質言之。或卽國家永久生命所攸繫也。試思此次國會。倘以無結果而下場。或得意外之惡結果以下場。則更有何道以發生第二之國會。今茲國會。譬之則單傳獨子。一線之宗祧託焉。則國人所以愛惜之與議員所以自愛惜宜何如者。今議員中以優秀分子自命。

者紛紛轉入行政界。不可謂非國會之不幸。蓋此種現象。無異議員自表示一種輕視國會之心理。以爲國會不足以行吾志而盡吾才。乃亟亟顧而之他。不知此實最大謬見。雖在平時國會與政府之職務。猶不能有所軒輊。況此次國會。其主要之任務。乃在行使國民會議之職權。以制定國命所託之憲法。較之在政府或在各省執行一局部一時之事務。其輕重豈可以道里計。今開議通常之法定人數。雖似無不足之慮。議憲法之法定人數。能否如額。實國人所共懸慮。夫此次國會之恢復。實以無量數人之血換來。國人曷爲甘出此極重之代價。凡欲求產出善良之憲法爲國命。民命之永遠保障耳。苟憲法終不能產出。則議員終何以謝天下。故吾謂議員諸君。就令對於行政上有絕大之抱負。總宜俟此次重要任務終了。後徐圖發抒。其前此錚錚有聲之健者。尤不可輕於去就。致國會失其中堅。所望議員亟以此義互相責善也。

兩年來歐洲各國之國會。皆以國防議會之性質行之。故議案極稀少。至議決極敏捷。我國今雖無對外戰爭。而國家之危急存亡。實較現在諸交戰國尤爲迫切。故今